



为了他的大神，
他立誓做个演技帝，
专业争宠一百年。

某拖延症大神：

“这下可
如何是好？”

拖延症
大神
女写手

VS

脑残粉
皇帝



头号
粉丝

闪亮登场
三部曲：

- 1. 假扮侍卫 偷书稿
- 2. 送花送狗 讨欢心
- 3. 假装失忆 扮可怜

各种秀下限，真的好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镰仓的海 著

听说皇帝 也追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听说皇帝也追星 / 镰仓的海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568-7

I. ①听… II. ①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3198号

书 名	听说皇帝也追星
作 者	镰仓的海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何亚男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亚男 王妍萍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7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568-7
定 价	2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抓到偷书贼 /001

第二章 新书与盗版 /017

第三章 情敌遍地走 /033

第四章 皇帝失忆了? /048

第五章 各凭手段 /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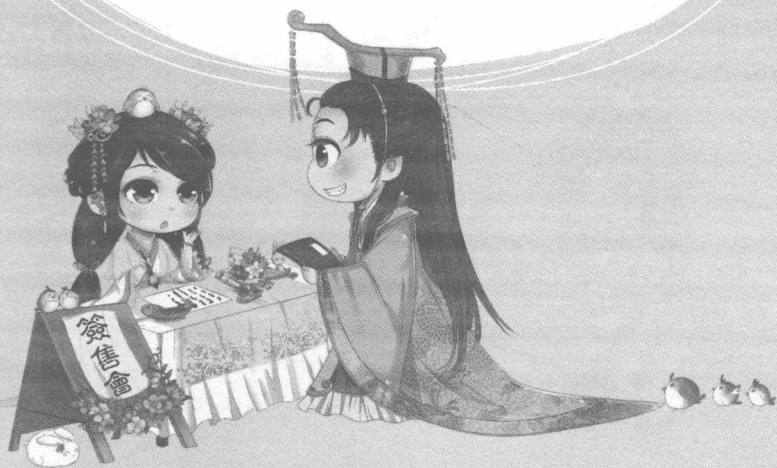
第六章 “恢复”记忆 /078

第七章 反炒作 /093

第八章 英雄救美 /108

第九章 抄袭风波 /123

第十章 负心汉 /138



第十一章 心意相通 /153

第十二章 冷面王与俏摊主 /168

第十三章 青箱遭劫持 /184

第十四章 救得美人归 /199

第十五章 女婿是皇帝?!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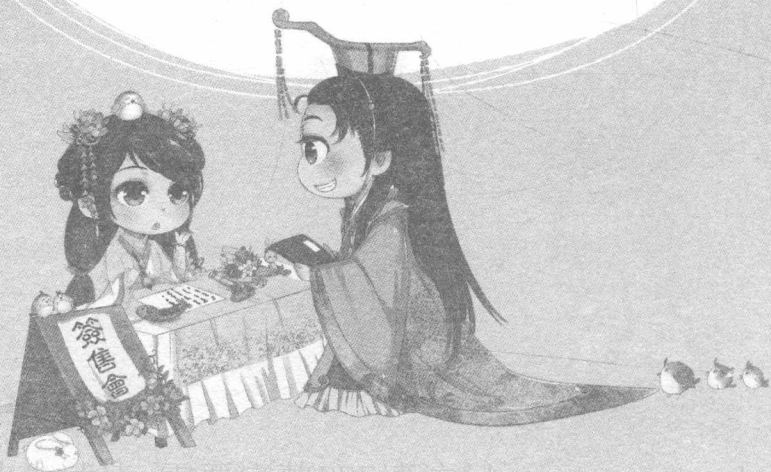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秀几波恩爱 /229

第十七章 今天你要嫁给我 /244

第十八章 孕事 /259

番外一 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273

番外二 坑爹熊娃 /278





第一章 抓到偷书贼

大燕国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傅青菡又丢书稿了！已经连着五天都是如此了。

这次丢的是昨儿新写的五章，前些个章节动也未动。她和两个贴身丫鬟碧钏与红玉将屋子里里外外都翻找过了，书稿是没影子，但窗户似有开过的痕迹。

“二小姐，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大小姐今日就要来拿书稿了！”红玉急得团团转。

她口中的大小姐闺名青宁，一年前已嫁作人妇，她的夫君正是京城最大的建阳书坊的坊主。青菡的书稿俱是交由建阳书坊刊印售卖，中间牵线的便是傅青宁。她催起稿子来，惯会拖时日的青菡也招架不住。

“红玉，你这么慌张做什么！不要把二小姐也引得慌了神！”碧钏低叱道。她到底年长一岁，比红玉沉稳些。

青菡坐在红木圆机上蹙眉沉思，素齿不自觉地轻咬着樱色唇瓣，眸光不经意地扫过梳妆台上的明镜，心里头有了主意。

“碧钏、红玉，过来帮我装扮一番。”说话间她将头上一根青绿莹透的玉簪拔下来放于桌上。

片刻之后，原本肤如凝脂，水翦双眸，眉宇间多灵气的娇俏美人儿摇身一变成了眼底下一片暗影且唇色发白的病西施模样。

“二小姐这样可真像极了几夜未曾休息好的模样！”碧钏已然明了青菡的打算，轻笑道。

“这样姐姐应该不舍得催我快些完稿了吧！”青菡用那葱白的手指支着下巴，笑得很是狡黠，宽大的袖子滑落到臂弯处，露出一段玉润莹白。

傅青菡就是以这般模样去见自家姐姐的，不料却只得到姐姐似笑非笑的一瞥。

“小妹怎么会是这模样儿？难道说是这几夜赶书稿未曾休息好？”青宁勾了勾朱唇笑问道。

“嗯！”青菡心中一喜，面上却未表露出来，只轻轻点了点头。

“那想必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吧？先给姐姐拿过来瞧瞧，有了书稿，书坊那边今儿就可以加急刊印出来！”

“……”青菡努力让自己的眼神看着更幽怨些，不过与姐姐那含威的凤眸一对上，顿时显露了几分心虚。

“你看你这汗流的，还不快些擦擦，眼底的青粉都要被冲掉了！”青宁眉梢一挑，凤眸含笑，戏谑道。她打一进门就已经看出妹子使的小把戏了。

“好姐姐，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青菡这会儿也不装了，握住姐姐的手摇晃了两下，憨笑道，“姐姐饶我这一回吧，我这儿连着五天都丢了书稿，并非存心拖着！”

“丢？”青宁斜睨了青菡一眼，轻笑了两声，“上上回你说不知谁家的猫儿咬坏了你的书稿，拖了两日。上回你说邻家的狗叼走了你的书稿，又拖了三日。这回又是怎么丢的？小妹倒也找个新鲜点的由头！”

“好姐姐，这回是真的！”青菡欲哭无泪，早知道有今日，当初何必找那么多借口拖稿子！

“嗯，姐姐信你！”青宁胡乱点了点头，敷衍之意甚是明显。她的重点在于后面，“不过稿子还是要交的，给你三日如何，想来以小妹的才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说罢，她施施然离去，徒留青菡无力地朝她离去的方向伸出玉臂，哀怨地说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二小姐，您这句诗作得可真好！”红玉那杏眼里盛满了敬慕之情。

碧钏无奈地扯了扯红玉的袖子，低声道：“都说过要你多读些书了……”

“红玉，你去忠叔那里看看还有多少捕鼠的夹子，全都要过来。碧钏，你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称手的家伙，带到我房中。”青荇用帕子将脸上的青粉和白霜抹干净，星眸带着怒意，吩咐道。

“二小姐，你这是……”碧钏也有些不懂了。

“自然是好好布置一番等那偷书稿的贼人上门来啊！若不好好收拾他一番，怎消我心头之怒！”青荇明眸一瞪，冷笑着说道。

碧钏和红玉点头称是，按照她吩咐的去忙了。

是夜，青荇这屋早早地熄了灯，屋内只有透过薄纱窗子洒下的一些月光。

夜半子时，只听啪一声，紧接着的是一声压抑的闷哼。瞪着眼睛，目光炯炯的主仆三人立马从屏风后绕出来，青荇点着灯的时候，碧钏和红玉已经拿着棍棒将人围了起来。

眼前这人面如白玉，眼似寒星，两弯眉漆黑如墨，斜飞入鬓，一身皂袍，腰间系着一块儿金牌，通身的气势不似一般人。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做个偷书贼呢？！

不过一想到自家姐姐催得那般厉害，青荇便一点惋惜的心思也不剩了。她水眸一瞪，眼波一横，叱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三番五次来偷书稿是要做什么？”

“我只来了这一回，哪里来的三番五次！”眼前的这人极为冷静地将捕鼠夹子扒开，辩解道。他的声音低沉却不带一丝沙哑，说不出的好听。

“那你是不承认前几次是你做的了？”青荇晃了晃手中的短棍，说话间颇有咬牙切齿的意味。若是他不承认，青荇还真是没法子证明前几次也是他做的。

那人别过头去，白皙的俊容上染上了两抹浅浅的红晕。他道：“那确实不是我！”

其实他并非被青箱手中的棍棒给吓到了，而是因为她晃动而露出的那一截雪臂，在浅粉色衣衫的映衬下更显得莹洁如玉。他怎么敢再看下去！

“不认也没什么，反正今天这事是你做的！碧钏、红玉，把他给我捆起来，送他去见官！”青箱冷笑一声道。

那人的脸色变了变，眸光微闪，计上心来，说道：“且慢！”

他将腰间的那块金牌解了下来，抛给青箱，道：“我是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赵一，深夜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等了两个月却一直没等到《逐鹿》的下半部，心急得很，这才出此下策，请青箱姑娘见谅！”

“大内一等侍卫？”青箱将那金牌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心中依旧存着怀疑，“怎么会有武功这么差的一等侍卫？”

“是差了些！”那人坦然承认了，好似被怀疑功夫差的人不是他一般。

“皇上英明神武，怎么身边会有这种能力不济却还爱干宵小之事的人！”青箱见这金牌做得像模像样，又觉得这人神色坦然，不像是说假的，蹙着眉头叹道。

被青箱拿话损了的“赵一”不仅没露出不悦的神色，反而是笑得憨憨傻傻的，双眸有些迷离，通身的气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

这侍卫大概是……脑袋有病吧，被骂了却还傻笑得出！这样想来，主仆三人的怀疑还是蛮合理的。

他当然是没病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侍卫赵一，而是大燕国元熙帝赵旻。他心中不断回荡着青箱说的“皇上英明神武”，至于什么“能力不济”还有“爱干宵小之事”，那不是赵一嘛！

青箱竟然夸我英明神武，她夸我英明神武，难道说……难道说她其实也早就对我情根深种了？！如果是这样，那便再好不过了！赵旻心绪翻腾，一时间都不能正常想事儿了。

他偶然间读了青箱所著的小说，自此便迷得一发不可收拾。《群英记》《鬼说》《逐鹿·上部》他全部读了，还收藏了百本有余，有青箱笔迹的那一本更是花了三千两银子。

只是他等了许久都未等到《逐鹿》的下部，心痒难耐，遂吩咐暗卫

赵一前来傅家蹲守，若有新的书稿便取回去给他看。

赵一三更天来偷，五更天才磨磨蹭蹭地回到宫中，那时已到了上朝的时辰，想要看就又多等两个时辰。所以这回他才决定自己来拿书稿，让赵一在外面候着，只是没想到第一回就被抓了！

“二小姐，要不还是将他绑了交给忠叔处置吧？”碧钏做事向来谨慎，见赵旻的反应可疑，再加上傅老爷外出游玩了，终是放心不下，所以出主意道。

青葙轻轻摇了摇头，双眸炯炯，她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收集素材的机会呢！

还未等赵旻从痴想中回过神来，碧钏和红玉已按照青葙的吩咐动作麻利地将他捆上了。待他回神一看，青葙已然端坐于书案后，案上铺好了宣纸。在他的身侧堆着二三十个捕鼠夹子，看得他不由得缩了缩手。

“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今晚便放你离开。”青葙说道。

“一定知无不言！”赵旻不仅未露出不悦之色，眉宇间反而带了几缕欣喜与兴奋之意。

青葙登时露出一抹笑容来，娇俏仿若春桃盛开的模样。她边问边将笔蘸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将赵旻说的话记录下来。

“宫中侍卫几时起身？几时才能歇息？”

“每人都不同。不过我知道皇帝每日寅时起，三更睡。”

“……”青葙执笔的手顿了下，在宣纸上留了个墨疙瘩。她斜了赵旻一眼，而后道，“那他们中功夫最高的那人是谁？”

“赵……二。”赵旻险些将赵一的名字说出来，幸亏他及时记起了自己正在假扮赵一，话到嘴边时改了口。

“可否详细说说？”青葙想要赵旻给她更详细的信息以便她能捕捉到更多可以写在书中的点。

“不甚了解。不过我知道皇帝喜欢淡青色，最爱梅花。他喜欢擅长写小说的女子，身高五尺三寸最佳！”赵旻说道。说到最后一句时，他面色如常，耳根处却是通红一片。

“问你侍卫的事情你不知道，皇帝的那些喜好你倒是知道得一清二

楚，难不成你是……”青葙放下手中的笔，眉头一拧，只是说到自己的猜测时停顿了下，双眸紧紧盯着赵旻。

赵旻不由得紧张起来，也隐隐带着期盼，身子越发挺直。他以为青葙猜中了他是皇帝的事实，心里头还郁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耳边却传来了另外两个字。对他而言，这不啻于晴天霹雳。

“太监？”

“我这般威武刚毅，哪里像太监了？！”赵旻横眉立目，欺身上前，周身的气势强而猛，这句话几乎是从小缝里挤出来的。

是个男人就不能忍了！还有什么比被喜欢的人当成是太监更打击人的！

“的确是不像，只是皇帝的喜好，非要近身伺候的人才晓得，不猜你是太监，难道要猜你是皇帝不成？”青葙向后靠了靠，后背已抵在了椅背上，从赵旻身上传来的那股好闻的淡淡香味熏得她的脸有些热。

“为何不能？”

“皇上攘外安内，兴修水利，减免赋税，造福百姓，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做出深夜盗书之事？！”青葙斜了他一眼，眼波流转间更添了几分活泼灵气。

听了青葙这话，赵旻心中的怨气与怒气登时烟消云散了。他眉眼含笑，竟似痴了一般。

原来我所做过的事情她都晓得，她都记在心中！赵旻心想。那种感觉就好像往口中灌了一盏蜜水，直接甜到了心里。

“既然你对皇帝身边之事如此了解，那你是否见过他后宫里的那些妃嫔娘娘？是否个个美得恍若神仙下凡一般？皇上他到底喜欢哪一个？是不是就如同话本里面说的，那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青葙此刻已在心中又勾勒出了一个故事，她换了一张宣纸，双眸湛然有神地盯着赵旻，只等他一开口便下笔。

“怎么会？皇上还未立后立妃！”赵旻说这话时颇是自豪，胸也不由得挺了挺。

“不是说后宫里的女人都是皇帝的人吗？”不论是小说话本还是她

听到过的街头巷尾的流言，皆是如此。

赵旻脸色一变，眸光微闪，半晌都未能说出半句话来，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在青葙的再三催促下，他才道：“这些宫人到了年岁都可选择外放归家的……”

“那……”青葙还有好些个问题想要问，手上的动作却也不停，笔走龙蛇，说不出的鲜活洒脱。

赵旻却撑不住了，接连朝窗子那方向咳了几声。若是说些别的，赵旻愿意与青葙秉烛夜谈到天明，他怕的就是青葙再问关于后宫女人的问题，那可真是太难为他了。万一哪句话说岔了，引起了误会可是不好啊！所以现下还是少说为好。

窗外那一丛青竹哗啦啦作响，而后一阵怪风从窗户处袭来，屋内的灯被吹灭了。等碧钊再把灯点着的时候，赵旻已然消失不见，地上丢着断口甚齐的粗绳。

原来赵一一直隐在窗外，听见赵旻发出暗号后立刻行动，将他带出了青葙的屋子。赵一带着赵旻趁夜色疾驰，只消片刻便离了傅家大宅几条街。

回到宫中，赵旻理了理衣袍，又恢复了一派高冷淡漠的帝王模样，他对赵一说道：“从明日开始，朕每日抽出一个时辰来学武功，赵一，你来负责。”

“臣不敢！臣能力不济，还是让功夫最高的赵二来负责吧！”赵一语调平平，半点起伏都没有。

“……”赵旻瞅了瞅赵一，眼中无意识地流露出了稍许鄙视意味。他心想：不就是让你得了能力不济、爱干宵小之事的的评价吗？不就是说了句赵二比你功夫高吗？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怎可如此心胸狭窄呢！

再说青葙这边，原本还存着些许怀疑的主仆三人这下真的信了。若不是宫内高手，谁能在片刻之间悄无声息地熄灭灯火，割断绳索而后带人离开呢。

青菡先是呆立了好一会儿，而后开始慢慢悠悠地在书房内走动，手中还比比画画着。过了一会儿，她轻缓地点了点头，眉宇间带上了一股喜色，快步走到书案后，下笔有如神助。

碧钏和红玉屏息凝神，生怕打断了自家小姐的思绪。直到青菡心意足地放下笔，开始活动雪白的腕子，碧钏才开口道：“二小姐，您还是先休息吧，不是还有三天的时间吗？何必急在这一时呢！”

“这可不是写的《逐鹿》，而是一本全新的小说，我现在正是有灵感的时候，你们先去睡吧，我再写上几章！”青菡一丝睡意都没有，满心满眼都是她利用赵旻所给的素材勾勒出来的新故事。

“二小姐！眼看着三天后就要交《逐鹿》的书稿了，你怎么能又想着写新书呢！”碧钏急道。

“你不也说还有三天吗？来得及，我两本一起写也没什么关系。”青菡自信满满地说道。

“二小姐，你忘了上回吗？你也是说同时写两本没关系，结果到日子了没将书稿交与大小姐！你难道忘了大小姐的手段吗？！二小姐，您可醒醒吧！”红玉更是要哭了，自家小姐什么时候能改了这毛病呢！

青菡也回忆起了那惨痛的经历，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而后不舍地瞅了几眼新书书稿，默默地将它放到一旁去了。

嗯，还是先写完《逐鹿》再说吧……

将《逐鹿》下半部书稿交与青宁之后，青菡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悠闲。

她每日睡到天光大亮才起来梳洗，写上一章新书也就到了用午膳的时候。午后小睡一番，醒来之后斜倚着软绵绵的绣花高枕，优哉游哉地翻着床头的书。

床头几案上摆着两个龙泉窑的青釉瓶，瓶内插着错落有致的花枝，香气清雅怡人。

不过这样悠闲的好日子青菡也只享受了五天。交稿后的第五日，她一觉醒来便发现屋内多了近十摞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全是《逐鹿》的

下半部。

“这是……”青葙心头突地一跳，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二小姐，这是大小姐派人送过来的，说是让您在每本的扉页上写几句话，不能少于十五个字的！她说……她说过两天来取！”碧钏见自家小姐的脸色陡然惨白，都已经不忍再说下去了。

“这是什么仇什么怨！”青葙突然觉得手腕有些疼，星眸含泪，眼神幽怨无比。

青宁就是这么说话算话，果真在两日后带人来取书了。

“姐，你好狠的心，我的腕子都要断掉了！”青葙挽起一段衣袖，将素白的手腕露出来给青宁看，模样可怜又可爱。

青宁被青葙的话给唬了一下子，不过见她手腕翻转得灵活，又不见一丝红肿，这才放下心来。

她帮青葙捏了捏手腕，说道：“等明儿我派人来给你送些养护手腕的脂膏，每日抹上两回，揉捏到发热即可，有个三两天就好了！”

“不过你想想，让你写字的这些书成本不高于两贯钱，却可以卖出三千两银子的高价，你觉得值不值？”青宁继续道。

“值！”

“还觉得手腕疼吗？”

“不疼了！”

“那就好！”青宁笑了笑，说道，“新书有了主意没？跟姐姐说说，姐姐好帮你参详参详。”

“好姐姐，我不是前几天才将《逐鹿》的书稿给了你吗？”青葙脸上的笑容顿时垮了下来。

“对啊，所以你现在可以写新书了呀！”青宁特别理所当然地点点头，说道。

“好姐姐，咱们还能不能愉快地说话了！”青葙无奈地叹了口气。

青宁又和青葙说了会儿话，没等到吃午膳她便急匆匆地走了，《逐鹿》下册明日就要开始售卖了，书坊里要忙活的事儿多得很呢。

第二日，自寅时起书坊外就开始积聚人群，到卯时已然有数千人之多。辰时起售之前，前来购书的人已将整条街都塞满了。

开售的锣音还未彻底消散，排在前头的这些人已经开始嚷嚷了。

“我要精装本，十册！”

“我要简装本，五册！”

“轮到我了把，我要精装本十册，简装本五十册！”

.....

精装本是以上好的纸墨印成的，用碧纸作为封皮，扉页上还有青箱的手书，定价三千两，一共也就印了百余册。简装本所用纸墨价格低廉，刊印质量也不错，售价一贯三百文，比精装本低上太多。

排在后面的人伸着脖子朝前面看，却只看到攒动的人头，耳边闹哄哄的，一会儿听见说已经售出了几百册，只挪了两步，前面就又传来消息说已经售出了两三千册。

他们心里越发着急了……

其中有一青衫书生，身子瘦弱了些，被人流挤得左右摇晃，头越发晕了。他忍不下去了，奋力地推开众人，朗声道：“你们这么挤来挤去是要做什么？文人的风骨呢？就这么丢掉了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太过义正词严，让他周围的人呆愣了片刻。而此时前面又有消息传来说已经售出了上万册。

这书生的反应是最快的，分开了呆愣着的人群就往前面钻去，不一会儿就前进了好一段距离。

这会儿大家也都反应过来了，又开始奋力地朝前挤，心里头却在嘀咕：刚刚到底是谁说什么丢掉了文人的风骨？站出来，保证不打死你！

青箱和红玉远远地看着人群乌泱乌泱地向前拥，有种胸闷气短的感觉。她们今日溜达过来就是想看看新书卖得怎么样，谁承想会是这般盛景。

“二小姐，咱们还去书坊吗？”红玉凑到青箱耳边问道。这样喧闹的环境，说话离得稍微远点都不成。

“知道买的人多就行了，咱们走吧！”青箱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两步，强装淡定地说道。

回去的时候她们经过顾园巷，有三个身着褐色布衫的高壮男人说要打劫。

他们一脸古铜色的面皮，眼中泛着凶光，看着就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

“二小姐，你……你快跑，这里有红玉呢！”红玉勇敢地站了出来，将青箱往身后推。

“你们谁也别想跑！”领头的那人一挥手下，其中一个人纵身一跃就到了青箱她们身后，将她们的退路给堵死了。

“壮士，你们想做什么？求财还是劫色？”青箱的额头上也开始冒汗，不过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问道。

若是求财，一切都好说……

“自然是……求财！”为首那人视线飞快地掠过青箱和红玉，眼神飘忽向远方，说道。他这番做派倒是有几分看不上青箱和红玉颜色的意思。

“你！你——你眼睛有毛病吧！”红玉气得差点跳脚，她觉得自己被深深地鄙视了，昏头昏脑地说道，“我和小姐长得这般漂亮，你却如此果断地说只劫财不劫色，什么意思啊？！”

“……”那三个劫匪沉默了。真是世间奇……女子啊，居然埋怨劫匪不肯劫色！

青箱都不知道要怎么直视自家丫鬟了，单手遮了遮芙蓉面。

她只想静静……

这时候一身青衫的赵旻出场了，动作干净利落地将挡住青箱她们出路的那人一脚踹开。在他出现的那一刹那，三个劫匪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如释重负之感。

他们心里苦啊！好好的一等侍卫却被打发过来扮成抢劫的，这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主仆俩都不按常理出牌。劫色？他们哪里敢说出这两个字来，皇上可在暗处盯着呢！

赵旻与剩下的这两人交手了十来个回合，招招大气纵横，不过他目前也就学了这些，所以扮演劫匪的侍卫寻了机会被他打倒在地。

“青箱姑娘，你没事吧？”赵旻快步走到青箱面前，面露关切。

“我没事。不过几天不见，你的功夫倒是长进了不少！”青箱轻摇

螭首，俏脸上浮现了淡淡的笑容。

被青葙这么一夸，赵旻突然不知道手脚往哪里放了，他想要维持住刚刚那种大侠风范，想要将英雄救美这出戏演好，可耳根处泛红、嘴角翘起、双眼笑弯却不是他能够左右得了的。

“赵公子，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人？”青葙问道。

“他们惹的是青葙姑娘，自然是青葙姑娘做主！”赵旻正色道。

等等……这不是之前编好的戏词啊！三个伪劫匪维持着怪异的姿势躺在地上，满心怨念。

“见官是一定要的，可只是这样也太便宜他们了。不如将他们绑起来，在他们脸上写几个字——‘劫财劫色，罪有应得’，见官的路上多让人看看他们的尊容。”青葙眸光微闪，计上心头，笑着说道。

心好黑……这三个伪劫匪目光炯炯地盯着赵旻，期待着他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送他们见官就可以了，写上那几个字是不是有些不大好……”在青葙那秋水明眸的注视下，赵旻原本就婉转的反对意见更是差点没说出口。

“赵公子为何要帮这几个劫匪说话？他们刚刚可是险些伤了我们！”青葙蹙眉道。

“对！”红玉在一旁狠狠地瞪着为首的那个劫匪，气呼呼地附和道。

“难不成……你和他们是认识的？”青葙的眸光在赵旻和劫匪之间回转，这话问得有些意味深长。

“呵呵，这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认识劫道之人？！我这就将他们绑起来。就按照青葙姑娘说的那样，写了字送去见官。”赵旻说这话的时候可是一身浩然正气。

他的话音未落，瘫在地上的三个伪劫匪瞬间跳起来，三步并作两步便消失在了巷子口。

“赵公子，能否近前来说话？”青葙微微垂着头，发间那支蝴蝶钗子随之动了动，好似要展翅飞走一般。

赵旻只觉得眼前一亮，心中一阵激荡翻腾，他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淡